

当代哲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之一

市场经济与我国哲学发展走向讨论摘要

薛波 赵凯荣 [整理]

编者按 当前世界形势正发生着急剧而深刻的变化,哲学世界也正随着这种变化而发展和更新着自身。自觉顺应并加速这种发展进程,深刻地反映当今时代精神之精华,就必须钻研哲学前沿课题,掌握最新动向,预测发展趋势。这已成为所有严肃的哲学研究者和编者的共同使命。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好博士研究生的指导和培养工作,推进学术研究,武汉大学哲学系原理专业的博士生指导小组根据目前国内哲学研究进展及国际哲学发展走向,为其博士生开设了“当代哲学前沿问题专题研讨”课程。据了解该研讨课正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研讨。一、近代以来尤其当今世界和中国哲学研究的发展轨迹、主要流派、主要成就、主要问题及对目前我国哲学研究的影响与启示;跨世纪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与走向问题。二、哲学观念和哲学思维方式的历史演变、时代特点、主要流派及其变革方向;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结合点和方法论问题。三、当前国内哲学界讨论的主要热点问题和与博士论文选题写作有关的问题等。在讨论中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坚持“双百”方针,强化创新意识,提倡自由思考,欢迎独立见解,鼓励批评和反批评,注重分析与综合,强调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对话。

把握学术前沿,不仅是作者的责任,也是编者的责任。我们不能说这里的所有见解一定正确、高明,都达到了前沿的水平,但他们努力扑向前沿的精神却是非常可贵的,应予肯定和支持。为此本刊从本期起开辟专栏,对他们在研究和探讨中有价值、有启发的积极成果进行连续刊载报导,以引出更多富于建设性和创造性的思考。我们希望哲学界同仁对我们这个栏目给予热情支持,共商哲学发展大计,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市场经济已对我们的哲学研究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研究,已经成为摆在我国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十分迫切的重大问题。武汉大学哲学系哲学原理专业博士生指导小组成员和全体博士生于1992年11月连续就市场经济与我国哲学的发展走向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参加人有博士生指导小组成员陶德麟教授、欧阳康教授、汪信砚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肖中舟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吴宁、姚军毅、袁银传、肖诗美、赵凯荣;西方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陈芳、学报编辑彭昌林也参加了讨论。现将他们讨论的部分观点综述如下:

1. 当前我国哲学研究的现状、问题及其原因

有些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对哲学的冲击,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以其特有的方式提出了哲学的生存权问题。哲学的生存权在过去主要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及社会政治方面提供的。市场经济的最重要之点就是根据需要来安排生产(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哲学能否生存就在于它是否能够引出并满足社会的需要。一切学科均如此。只是由于其它学科与计划经济联系较松散,所以比较容易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哲学则长期依赖于计划经济体制,所以较难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相应地使得市场对哲学的需求减弱。不是市场经济不需要哲学,而是市场经济需要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哲学,我们的哲学由于历史的原因缺少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能力和素质。我们的哲学家具备满足市场需要的素质的人还不够多,引不出对现实的需要,也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这种哲学就必然会受“冷落”。当然,这种冷落对哲学发展既有消极影响,也有积极意义。它从生存的高度提出发展的问题,促使哲学的变革和发展。

博士生导师陶德麟教授认为,把我们历来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与计划经济相依为命的理论,似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就威胁到了哲学的生存权,这种分析不准确。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那时没有计划经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到新中国成立的几十年中也没有计划经济;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得很有活力,而且发展壮大。仅此一点就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权并不依赖于计划经济。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在在群众中受到某种程度的“冷遇”,这种现象是确实存在的。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需要从多方面加以分析。在诸多原因中,有些原因也确与当前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形势有关。我只说两点:第一,由于转轨,相当多的群众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方针有不全面的理解,只热衷于经济上的实务、实惠、实效,以致把那些不能立即解决实务问题、带来实惠和实效的学问都看成无用的空论,表现出冷漠。其实,受“冷遇”的又何止于哲学?文、史、哲乃至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也都受到冲击。要使多数人意识到哲学的重要,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第二,在转轨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追求的具体目标却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大不相同,产生的困惑、思考的重点也大不相同,要求提到哲学高度来解决的问题也大不相同。而这类问题在过去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里恰恰讲得最薄弱,有些问题甚至没有涉及。群众从哲学书里不易找到解决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钥匙,因而对哲学感到失望。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过去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些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固有精神,有一些走样的或片面的东西。即使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面貌的东西,也还需要不断地用人类智慧的新成果来加以丰富和发展的,而这一点又恰恰做得很不够。陶德麟认为,任何学问都是在出现“困境”之后才有重大发展的。现在哲学的“困境”把哲学的现状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尖锐地揭示出来了,这对哲学的发展是一种有力的鞭策和推动,比大跃进时期和文革时期的人为的、脱离人民的真实需要的虚假的“繁荣”好得多。

在谈到当前我国哲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欧阳康教授认为,过去我们的哲学研究自觉不自觉地存在严重的“自我中心化”的倾向。“自我中心化”是皮亚杰对儿童幼稚心理境态的一种描述,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在哲学研究中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宗自居,对东、西方各国哲学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究及其成果持完全拒斥的态度,使得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传统哲学及当代西方哲学研究严重脱节。他认为,我们当前的哲学研究还不自觉地沿袭着近代西方分门别类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造成内部的板块分割和机械分类。而按照现代大哲学观,就不该有这样的分类。另外,他还指出当前哲学研究既缺乏深度分化又缺乏高度综合,因此,应该深化研究层次,促进分化,同时加强元哲学的研究,为高度

综合作好准备。这就要求我们密切结合现实,不要浮在一般概念层面上,而应扎实地做好基础性和建设性工作。

肖中舟副教授认为,对于我们的哲学理论在市场经济的背景条件下所遇到的冷落应有一个恰当的分析,切不可简单地把这种现象看成是时代对哲学的抛弃。马克思早就说过,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任何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是不可能抛弃哲学思维的。他所抛弃的总是那些背离时代精神的陈腐之见。他认为,我们的哲学在目前所受到的冷落甚至责难,恰恰表明了我们的时代对哲学的关注和召唤,同时也表明了我们的哲学理论还存在着许多不合时代进步要求的局限性。如果我们的哲学理论工作者能明确地意识到这些局限性,并努力予以克服,我们的哲学理论定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度辉煌。在谈到我们的哲学理论的局限性时,肖中舟特别提到了我们传统的哲学观。他认为,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把哲学看成是关于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其实,这一哲学观点很值得斟酌的。这一观点虽然强调了哲学的科学性,但又很容易导致人们对哲学的拒斥。这是因为,接受了这一哲学观之后,一方面,人们完全有理由用评价科学合理性的标准来评价哲学,并在哲学不能直接满足若干评价科学的标准这一点上排斥哲学;另一方面,人们很可以认为有对世界的科学描述就足够了,对世界的哲学描述是一种多余。他认为,当前我们的哲学遇到的冷落与我们的这一哲学观不无干系。由于这种哲学观的影响,我们的哲学在当前至少表现了如下几个缺失:

- 1)哲学的本质、功能、特点概括不适当。
- 2)部门哲学发育不全。
- 3)哲学研究中重思辩、轻分析的倾向特别明显。
- 4)对语言、逻辑在哲学中的地位注意不够。

我国哲学贫困问题的原因何在?博士生肖诗美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在哲学的内部。而突出之点在于观点陈旧。比如我们一直采用一种知识论的哲学观,把哲学看成科学的科学,认为哲学是关于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这种哲学观实际上在黑格尔那里就终结了。马克思恰恰突破了这种哲学观。由于这种哲学观一直没有把科学与哲学分离开,很容易导致人们在实际上一方面用哲学去评定科学,甚至用哲学去代替科学。另一方面又用科学标准评定哲学,看他是否象科学一样带来实际的效益。这又是哲学所不能做到的。这就必然使人们产生哲学无用论,从而使哲学受到人们的冷落。肖诗美认为,要走出危机,必须要更新哲学观。从理论方面说,我们必须由原理性的哲学转向方法性的哲学,由本体论转向方法论。实际上,每一个形而上学的体系本来就是一定的方法论的产物;从实践方面来看,主要是要大力发展部门哲学研究。这种部门哲学是对部门学科进行哲学式的思考和探索,其目的是为部门科学的前提作批判性的思考,并为部门科学提供方法论的指导。

2. 哲学发展趋向及其预测的依据

对当前中国哲学未来发展如何进行预测,我们应站在什么样的高度,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就这一问题,欧阳康作了较为系统而深刻的发言。他认为预测未来可以从三方面展开:

- 1)把握中国和世界哲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即运用“趋势外推”法。正是历史的轨迹往往会以变形的方式延伸到未来。然而未来包含着历史却不全是它的简单延伸和直接继续,因此要有强烈的历史感又不能囿于历史。

- 2)把握现实中的矛盾,即以哲学理论与哲学现实的矛盾和理论体系的内在矛盾作为发展的突破口。

3)发现未来的萌芽。这种萌芽既存在于现实的哲学研究中,也可以从世界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寻求借鉴。在谈到走向问题时他说,从研究方式看,有两个走向:一是世界化,二是个性化。真正的哲学是世界化的哲学,只有世界化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过去我们对此认识不够,我们应从世界哲学的范围内来提高哲学研究的使命感。当代中国哲学的对象域和使命域都要走向世界。哲学的世界化恰恰是市场经济的要求。怎样达到世界化?达到世界化的途径就是个性化。当今世界哲学中有影响的哲学都是个性化的哲学。个性化的水平越高,对世界的影响力越大。市场经济就是高度个性化的经济,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通过专利制度保护知识产权和发明创造。他认为,哲学、社会科学也可使用专利的方法。因为,哲学与科学之间可能有很多区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其生命力在于创新。个性化的哲学研究就是要发挥和强化哲学工作者的个体和群体主体性,搞出自己的特色来。因此,在哲学中有流、有派、有家是必然的,假如没有流、没有派、没有家,哲学就不可能繁荣和发展了。

汪信砚教授认为,思考当代中国哲学的走向问题,既要有包容人类哲学思维发展总态势的大视野,又要立足于当代中国哲学的现状和当代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以便使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既能顺利实现与世界哲学发展的接轨,同时又能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具体来说,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的走向问题,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哲学精神的走向。总结西方哲学从古至今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并考虑到中国哲学和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当代中国哲学既要大力宏扬科学理性精神,同时又要注意片面强调理性和现代技术文明的恶果,谨记理性并非万能。二是哲学价值目标的走向。当前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浪潮而来的人们对哲学的冷落对哲学本身来说也许是一个好事,它至少可以使我们冷静地反思一下哲学的价值,重新确定哲学价值目标的走向。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价值目标,不应象过去那样希求解决各种具体的问题和直接干预社会政治生活,而应是超越世俗生活,按照哲学的本性对时代精神和人类文明的新发展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表现进行概括和总结,对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从而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根本的导向,并由此对世界哲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三是哲学问题的走向。要实现上述价值目标,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必须在其所研究的中心问题上进行一次转换,即从过去对宇宙世界“是什么”、“怎么样”等形而上学问题的过份专注转换到对于在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文化的关系中人“应如何”这些更具现实意义问题的着力思考。四是哲学功能的走向。与上述哲学中心问题的转换相适应,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还必须在其功能方面进行一次转换,即从以往主要是对世界图景的描述和解释转换到重着于对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文化的关系的批判和规范。博士生赵凯荣认为,我国哲学发展的走向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由于落后于世界哲学发展的先进水平,而又不能跨越“卡夫丁峡谷”,因此,还面临着弘扬理性精神、科学主义的必然之路;另一方面,我们已步入世界历史,和世界哲学同步,因此又面临着超越已有世界哲学水平的任务。当然二者可以同步进行,它们只有逻辑先后。现在,国际上有一种观点十分流行,即认为二十世纪是分析的时代、西方思维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二十一世纪是综合、系统的时代、东方思维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不能简单将之归于“形而上学复兴”,相反,而是要在东方思维中融入科学精神,构成整体和系统,这也是世界哲学的方向。博士生袁银传认为:发展哲学就是要提出以往哲学家没有提出来的问题,或对传统问题做出新的回答。我们需进一步拓宽问题域。现时代世界正处于新旧交替时期,世界由对抗转向对话,经济则表现为交融。这给我们解答东西方哲学提出了但没有很好解答的问题提供了契机。

对哲学的走向问题,博士生姚军毅认为,基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的考虑,当代中国哲学研

究必将有这样两个走向：一是对意义的问题的研究，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将把人的存在及其意义（或价值）的问题当成是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并从哲学的层面上对它作出回答，为人类提供某种“终极关怀”。二是加强对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这些具体问题是与人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但又似乎不是各门具体的科学直接回答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概括，实际上是哲学对意义问题研究的一种具体化。

肖中舟认为，为了走出当前的哲学困境，我们必须转变自己的哲学观。哲学不仅应对世界图景作理性上的描述，更主要的是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确立最高的理想，并为人类趋向这些理想而提供一般的规范原则。哲学既与科学相联系，又与科学有质的区别。哲学的功能主要不在于描述和解释世界，而在于对人类的质的活动的规范。哲学的目标在于为人类确立真、善、美的理想，并为人类实现这些理想制定一般的准则。他认为，当哲学的旨趣聚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理想和准则时，人类就不可能冷落和拒斥哲学了。

3.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的使命

欧阳康认为，哲学的命运寄托在哲学家和哲学工作者身上，他们的工作及其好坏决定了哲学把握时代的水平以及哲学在社会中的实现程度。哲学是一门体系性的学科，每一个哲学家都是从问和回答什么是哲学开始构建自己的体系的。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哲学，没有创造自己独特哲学体系的人不能成为哲学家。但是哲学家创造体系本身就隐藏着一种悲剧的可能，即被自己的体系所窒息。因此优秀的哲学家应当勇于并善于不断地自我超越、自我发展。在这种意义上，哲学家应该象蚕。蚕的伟大之处就是要改变存在形态，变成蛾去咬破自己织的茧，并且去延续生命，去更新和发展自身。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超越使命，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的表现和实现。

（责任编辑 彭昌林）

订 正

由于微机排版故障，本刊1993年第六期第82页漏排几个字，现订正如下：倒数第15行和第6行的“徐 而从”，应为“徐甦而从”；倒数第3行和第1行的“蓝尹 ”，应为“蓝尹壘”。特此订正，请作者和读者见谅。

学报编辑部